



残

郭润生 著

庄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残庄

郭润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I247.5/995

社 长：马森彪
总 编 辑：
责任编辑：胡晓青

残 庄

郭润生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2.75 字数：306千字

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1631—X

I·1591 定价：17.80元

虽然残缺，却极庄重

——题记

1544/901

内 容 提 要

吕玉明是改革潮头中涌现出来的农民企业家。他聪明而勇敢,善良而正直。他还有可以帮他牵线搭桥的亲戚。他得到从县到省的有关力量的支持。他在事业上的成功还把他推到村委主任的位子上。这便更有助于他的造酒事业的兴盛,使他如鱼得水。然而,正当他要为全村人民造福,他的宏大蓝图将要实施的时候,吕玉明被无情地推入改革与守旧、进步与倒退的漩涡,成为落后势力攻击的目标,他遇到来自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明枪与暗箭。在斗争中,吕玉明不再是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、盲目地顺应改革大潮了,他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富有理性的改革者。

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AB144/2901

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

乡村豪门

许建斌 著

野狐峪

彭 图 著

残庄

郭润生 著

滴翠崖

刘维颖 著

特别提款权

钟道新 著

黎明大出殡

李秀峰 著

花期

剑 铎 著

种子

王祥夫 著

社 长 马森彪
总 编 辑：胡晓青
责任编辑：徐光毅
装帧设计：张 沛
摄 影：逯彩华
内文设计：逯彩华

“爹，你说玉明好不？”这天晚饭后，珍珍捏着衣角，低声地问正在看电视的王老汉。王老汉早年丧妻，膝下只有珍珍和玲玲这两个双胞胎女儿。玲玲方才出去到二兰家看新毛衣花样去了。王老汉节约电费，天大黑了也不开灯，月光透过窗口照进来，把王老汉业已佝偻的影子映在墙上。影子显然被放大了，那枣核脑袋就占了大半堵墙。由于坐的位置，珍珍的身影被可怜地挤压在一个角落里。

残庄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小的村庄，座落在汾河的旁边。残庄村就像是一个嘴冲着汾河的酒葫芦，而且

也确实有做酒的传统，几乎家家户户有个小的作坊。种点地，做点酒，生活都过得安然、富裕。王老汉的家庭条件也不算错，可他舍不得花，看着一个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，玲玲几次求买个彩电，都被王老汉顶了：“有个看的就行了，花那钱干啥。”而且除了唱古装戏，他是从不打开的。除了省电这个原因，主要的是怕乱了女儿的心。现在的电视看不得了，男不男、女不女，除了亲嘴就是拥抱，一点礼数也没有，大伤风化。女儿们芳心一乱、看了学坏、失了分寸就糟了。至于婚姻，还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好，中规中矩的。跟电视上一样自由了，岂不乱了纲常，丢了伦理。他正巴嗒巴嗒抽着旱烟看戏曲片《杀惜》，极想为宋公明杀妻痛快地喊一声“这贱婆娘该杀”的时候，听到了女儿的问话。她问这干啥？吕玉明是本村的年轻人，与珍珍她们同年仿岁，莫非是他们谈了恋爱了？他的眉头不由得拧成了一个疙瘩。他望着女儿丰满的、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身体，觉着她成熟了，该找对象了，但自己找是万万不行的。他阴着声说：“问这干啥？”

“张二婶给我保媒了。”珍珍嘖嘖嘖嘖。张二婶是邻居，有一副天生的热心肠，平日里就好走门串户，给人提亲说媒。珍珍打出了这个旗号，要是如实说二人恋爱的，王老汉一听就会光火。

“保媒？她怎么没和我说？”涉及到女儿的婚姻大事，王老汉不敢马虎，先磕了烟锅，后关了电视机。

“她让我先探探底，怕你顶了她。”珍珍顺口扯谎。

王老汉嘿嘿一笑：“她还真猜对了。你告诉她，这门亲事休提，打我这儿就通不过。”王老汉最清楚玉明的底细。残庄村的大姓是梁姓人家，姓吕的独玉明一户。吕玉明家是外来户，父亲是个会木匠手艺的河北人，在残庄打工的时候，“拐”走了玉明妈。到了刚生下玉明的六十年代，河北闹饥荒，饿得没有吃的，父母才逃

荒回来。这里同样吃不饱，没多久一家人死得就剩了孤儿寡母。高中毕业后，吕玉明想学做酒，却没有一个残庄人肯做他的师傅。他到了外地的酒厂，从翻糟工做起，直到发酵、蒸馏、勾兑、配色、储存，边干边学了三年。等他回到自家院子也做酒的时候，人们发现他做的不是残庄那种流传下来的酒，高度的、低度的、透明的、黄色的、清香的、酱香的、浓香的，花样甚多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人们品一品，比残庄酒口感好，味道纯，但谁也不说它好，更不出钱买他的酒喝。玉明的酒产自残庄，却离经叛道了。老汉们闲了坐到一块儿，没有一个人说他能干。王老汉首先就忍无可忍：自打老祖宗开了酒坊，残庄酒就一种做法、一种味道、一种度数、一种颜色。这是自古儿遗留下来的，任何人也不能更改。做酒的，万万不能忘了祖宗。玉明年纪不大却胆大包天，做出假酒来败坏咱残庄酒的声誉。从做酒上就能看出做人来，脑子太滑了，不可靠，把女儿嫁给他是一万个不放心，一亿个不如意。

“你为什么不悦意他？”珍珍急得快要流泪了。玉明的人材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，年轻姑娘们之间常开谁嫁给他的玩笑。

“理由多着哩。姓吕的独家独户，还是外来户，又有着个坏脾气，跟上他受制的眉眼在后头哩！”王老汉看着珍珍，觉着女大不可留，看来她爱恋玉明，不能让这种危险的感情继续往下发展了。王老汉回过头来说：“爹倒是给你物色了一个好对象。”

“我不管你物色谁，我愿意玉明。”珍珍把一丝乌发咬在嘴里。她长了这么大，头一次顶撞父亲。

“你刚才还说是张二婶保的媒，现在却这么嘴硬。我看你是鬼迷心窍了。庄稼人夫妻，关键是实在，精眉活眼、花言巧语最害。我早给你相中了大来子。本想过几年再说，既然你动了心，今天我就把这个底交给你。”

“大来子，一条笨牛。你不如打死女儿呢！”珍珍知道大来子

是一个窝囊的人。他无父无母，身材矮墩墩的，四肢又短又粗，远远望去像个棒槌，近看他长着一张像酒鬼的红脸。他不会做酒，还不善饮酒。要说他也曾喝过酒，但对酒精特别过敏，一小杯酒下去就足以使他尿裤裆了；要说他也拜王老汉为师学过做酒，但学了百天，还是做不出一两酒来，闻一闻那做出来的液体，倒有醋的味道，酸溜溜的，白白糟蹋了许多粮食。就是在喂牛上可称冠军，你给他一头牛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就会给你喂得滚瓜溜圆。他常年只喂着一头牛，一来因为他没有钱买得起第二头牛，再者因为他养牛就是要耕地而不想把牛送到屠宰厂去，他常说：“我就种的那么两三亩地，养一头牛足够使唤了；杀牛？太缺德了，与其杀可怜的牛倒不如把我给杀了呢！”

珍珍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与玉明有着天壤之别的人？她哭着回到了自己和玲玲住的西屋，那一双杏眼又红又肿，像两颗桃子。

眉眼和珍珍活脱了一个样、性格脾气却绝不相同的玲玲回来，听珍珍一说就恼了，腾腾地跑到正屋窗下，叫醒了已经睡下的王老汉：“爹爹，你怎么给我姐说了大来子那么一个不出奇的人？”玲玲知道珍珍和玉明相处的事，也知道大来子除了种地养牛，没有旁的出息。

王老汉隔着窗甩出句话来：“乳毛未退，倒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。你姐不去，你去哩？”

“怎的，咱家欠下他家女儿了？凭啥总得给他一个？”玲玲的话也挺冲。

“不用看不起人家大来子，说不定有一天你找上的还不如他哩。”在王老汉的天平上，珍珍是重于玲玲的。玲玲一天里风风火火，咋咋呼呼，没个姑娘家的样子，特别是搞对象，屁股后头的小伙子三天两头换，换得王老汉心里直发毛。到最后，天一擦黑，

没有正大光明的理由，就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了。

“我就是蒙上眼摸，摸到的也比他强。”

“你把你爹当成瞎子了？”王老汉气得坐了起来。

“不是把你当成瞎子。我姐找了玉明，你悦意了不就行了；再说你不悦意也就罢了，何必节外生枝硬说大来子那个窝囊货。”

“这事是我做主，还是你做主？”王老汉的烟锅把窗沿敲得山响。

“是我姐嫁人，又不是你嫁人。我们就一点自主权也没有了？也不是你卖猪娃子。”玲玲的嘴快而锋利。

“一个一个的都反了，我白养你们了。”“咚”的一件东西砸在窗户上，是王老汉的鞋子。

玲玲继续说：“养了我们就该随意指派我们了？我们是人！我们有自己的思想。”

“你不用和我犟嘴。先警告你，你不要给我在外头乱爱。要叫我
知道，连你带别人，我一起收拾。”

当一个父亲，权力就这么大？当一个女儿，自由就这么小？玲玲看着天边昏黄的月亮；心底在呐喊：清洁的月光啊，你能不能多照一下残庄，好让纯洁女儿的身上多一点亮色，脸上多一分欢悦。她决计要走出家园了：“爹爹，明天我要到城里学裁缝。”

“做针线、学裁缝，这算是正经营生，你和谁去？”姑娘们不能做酒，学些其他本事还是可以的，但放她一个人去又放心不下。

“和二兰去。”二兰是于二舅的二女儿，是一个稳成持重的姑娘，还信着教。

“那就由你吧。”玲玲获得了通行证，便来告诉姐姐。“姐姐这辈子算是完了，希望你能找一个好的。”珍珍羡慕妹妹的自由，“也好，我是没机会了。你是死是活往外冲一冲，准比我这样儿强。”珍珍对玲玲说毕，又哭了。

玲玲走后的第二天晚上，天下着雨，珍珍把一小包老鼠药放进了水杯里。原来澄清的水里，顿时飘漾起些许红色的水线——像是血线。

她看着这杯将要送她到另一个世界的水，眼泪就像屋檐上正滴嗒滴嗒滴下来的雨水，溅在水杯里，生发出一个又一个的涟漪。她默默地说：“玉明，咱们今生没有缘分，来生再做夫妻吧！爹爹，就怪女儿不能尽孝了。希望你对玲玲好些，给她一些自由。”

不能爱，毋宁死。樱桃小口，饮下这一杯药酒。

痛苦的呻吟招来了王老汉。他踢开门子，见状给女儿灌了一些豆面汤来解毒。他没有去村卫生所，也没有叫左邻右舍来帮忙。一个大姑娘，做的好事，为了一个男人就要死要活，外人知道了，岂不要笑掉大牙！他冷静地看着女儿呕吐、难受，见她醒了，就说：“我的冤家，你还吃不吃你爹说了。刚说了你几句，就寻死觅活的给我看。我反正是不会让你嫁给玉明的。”他的一只眼睛里有些慈爱，一只眼睛里则充满了坚决的愤怒。

“爹爹，我真的想死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！”珍珍用手指抠着嘴里。

王老汉把手里端着的水杯狠狠地摔在地上，玻璃片四溅：“你死吧！！就当是刚生下来就搥了脚盆，没有你这个娃。想不到我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指望老了有个依靠，想不到得到的报答竟是……你今天死，我明天就死。到了阎王地府，我就告你妈，说你那宝贝女儿逼死了她亲爹！”他揩了揩脸上纵横的老泪，用笤帚扫干净地上的呕吐物，关住房门就走了。

珍珍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爬在桌子上就睡着了。她梦见了和玉明站在残庄村桥边。月亮照在桥下的秋水上。

“你嫌我穷？”玉明问，自己摇头。

“怪我丑？”玉明脸上写的全是苦愁。

自己望着天，摇头复摇头。

“你除了摇头还会干什么？”玉明的拳头击在桥杆上，手破了，淌出了殷红的血。

“对不起你。”自己要看伤情，玉明把手藏在了背后。他还是那么温柔，不忍自己为他操心。

“我疼的是心不是手，说句对不起就能把一切了结了？花前月下，海誓山盟，原来都是虚的，我太痴心了，以为你会和我……”玉明哽咽得说不下去。

他有力的手握住了自己的肩膀，自己说：“我们有缘无分。”

他还是那么固执：“什么缘、什么份，全是由人的。”他竟抱住了自己。自己气都喘不上来了；自己嗅到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而诱人的男人的气息。和他谈了两三年，还从没有和他有过肌肤之亲。他是一个君子，始终没有碰过自己的身。今天被他拥在怀里，真想不到男人的胸怀是如此的温暖，自己把头埋在了他的胸前。

自己解开了胸前的衣扣，那雪白的奶子露了出来，他的手抚摸得自己心里好痒。但想到了爹爹阴森森的脸，急了，叫道：“吕玉明，放手，我还要嫁人的。”

玉明大概没想到自己会尖叫，一吃惊，松开了手。自己趁机往回跑，路上碰到了妈妈。妈妈还是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乌黑的头发披在溜圆的肩上，就像天上的仙女。

“珍珍，我让你好好照顾你爹，你怎么半夜三更跑到这儿来了？我知道你对爹说的对象不满意，可要知道他是为你着想啊！”

“妈妈，大来子实在是一个太不出奇的人，我确实爱玉明呀！女人嫁给不爱的男人，就好比是投错了胎，要痛苦一生的。”

“我的好女儿，咱们女人是天生的牺牲品，为谁牺牲都一样。

多少年来他又当爹又当娘，日子过得不容易，你和玲玲要听他的话，替妈妈照顾好他，让他享几天清福吧！就算妈求你了！”妈妈身子一屈，要给自己下跪。

“妈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”自己急了，急忙去拽妈妈，梦一下就醒了。

这时，雨已经停了。珍珍走到院中，见爹爹的房里还亮着灯，就移到跟前，从窗户上瞧见王老汉正如一个木偶人一般，跪倒在地上。他面前是一张小方桌，方桌上供着妈妈的照片。“孩子她妈，你回来吧，我给你管不了你的女儿们……”

珍珍看不下去了，来到了街上。夜黑得很，小巷里尽是泥淖。珍珍深一脚浅一脚，无意识地到了玉明的门前。这个半亩大的小院，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。五间正房住人放粮食，五间西房是酒坊，三间东房是厨房，西角是厕所，东首便是这漆成紫红色的街门。院内没有栽太多的树木，只有三颗高高的钻天杨。

珍珍从门缝瞄进去，灯黑着。玉明已经休息了，他怎知他心爱的人已到鬼门关走了一圈，并为他肝肠寸断。她正要举手敲门，邀出玉明来大哭一场，把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出来。可是我能和他私奔吗？像当年他的母亲一样。珍珍自问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？自己走了，就是要了爹爹这样一个争强好胜之人的命呀。既然不能结合，就注定了要分离。见他的面，除了倍添伤心，又有何用。玉明，我那第一个为之心动的男人啊，请原谅你的珍珍的懦弱吧！

天际打过一道闪电，吓得珍珍身子打了一个冷战。借着电光，她看见了教堂顶尖上的十字架。听村里年纪最大的春保老汉讲，那是本世纪初，一个叫哈里斯的英国传教士来中国游历，有一天，他信马由缰到了此处，眼见桃树梨树掩映，小桥流水潺潺，酒肆相接，酒旗飞扬，口中不禁喝采，大叫是一个传教的好去处，向一个酒户讨了一碗酒，喝下去更觉荡气回肠。见了当时姓张的道台，

要了些白花花的银子，雇民用伏，便修了这座哥特式的教堂。村里人开始并不知道这个蓝眼睛、黄头发、高鼻子、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的怪物要干什么。一天，东头梁家的孩子病了，肚子疼得直在地上打滚，村里的老郎中束手无策，一家人急得都快疯了。老怪物过来给服了一点白面面，那孩子马上就不疼了，一会儿跑到街上反闹去了。还有自己的老老姑，一个叫坤兰的，被知县看上了，派了公差来抢人。还是这个老怪物出面，把公差给撵走了。人们问老怪物有什么魔力，他说是天主的力量，大家要是学了《圣经》，同样能有这样的魔力。自此，残庄村有了教徒。现在，珍珍望着教堂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自己并没有入教，不能指望天主来救。

她慢慢地往家返，路过本村有“小神仙”之称的杜卜算院边，听到了鹿县秧歌。女人一唱：“正月里来闲月子”，男人就接上“我在你家串门子”，女的即奉迎道：“你有心来我有意”，然后二人合唱：“咱们二人当伙计。”男的情绪可能更高些：“当伙计来哥愿意，亲哥哥情愿不吃婆姨，挣下的钱儿交给你。”

女的是一个爱钱的女人：“小妹妹给你保存起。二月里来龙抬头，听说哥哥要去口外头；小妹妹梳的是剪发头，买上瓶瓶桂花油。”

男的有些狂了：“桂花油十里香，嫩面膏儿脸上擦；桃桃红擦了个喷喷香，哥哥抱住你闻一闻。”

女人的思绪飞到了三月：“三月里来桃杏花儿开，五色的蜜蜂儿采花来；采下的花儿妹妹头上戴，问声哥哥呀你爱不爱？”

男的表了态：“你说爱来一直爱，哥哥把你搂抱在怀；搂在怀来抱在怀，哥哥跟妹分不开……”这秧歌听得珍珍心旌摇动，涩泪簌簌，洒满桃花面。

这一天上午十一点来钟，大来子兴致勃勃地跟着花轿来迎亲。路上，秋风把树叶吹得满街飞舞，收完秋的人们没啥事了，纷纷站在街道两旁看。大来子请不起吹打班子，雇不来吹鼓手，便花五块钱买了几盘削了价的流行歌曲带，借了个录音机，一路上放着这些个《我怎么会爱上你》、《回娘家》、《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》等歌曲，令看热闹的人们掩嘴而笑。不过，有一首歌选得还是比较贴切的：“八抬大轿一个劲儿地颤，颤得新郎官好喜欢……”人们一巴咂味儿就又忍俊不禁了：“这年头迎亲都用汽车了，他还用那破旧轿子……”

见大来子下了轿，几个年轻的姑娘、小伙儿插了门栓，嚷着要大来子掏进门钱。

大来子请的吃客是牛兰德。牛兰德是村里最有人缘的，又长了一条能把死人说活的长舌头。当办喜事的请客、送客是他的第二职业。他懂得关于婚礼的一整套礼节。见街门关着，就往里面塞了十几个“两元”的红包，年轻人们嫌钱少而不给开门。这是牛兰德意料中的，他又隔墙扔进去一些糖块，也没有分散了这些人向钱看的统一意志。过了片刻，又掏出“十元”的红包往里递，一个、两个，街门还是不开缝儿。上百元钱出去了，还是“贿赂”不通，大来子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急得跺开脚了：“这些人真是太贪了，还嫌少。就跟他们耗着，看这门到啥时候才能开？准不成他改日子嫁吧？”

牛兰德一听这话，很不顺耳，对大来子就放下了那张和气的红脸：“愣小子，不管今天闹成啥也没有你说话的权利。该怎么办，我自得分寸。百十块钱就把你心疼成个这，真是一点见识也没有。我给咱村请过好几个媳妇了，你这水平算是最底的。梁家娶媳妇，光开门钱、下车钱、赏钱、压箱底钱等等，就花了一千五百多块呢。”他这几句话把大来子说得吐了半天舌头，退到一边再没敢吱

声。

牛兰德又掏了四五个红包。人民币所至，加上王老汉的督促，门开了。

院里正房墙上挂了块红毯子，上面贴了一个红红的喜字。王老汉作为女方家长，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受礼。司仪用响亮的声音宣布典礼仪式：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拜亲友，四拜乡邻，五是夫妻对拜。”

珍珍和大来子一一按要求办了之后，众人让二人谈婚恋经过，并共同表演一个节目。这二人硬是不做。贾六儿等好热闹的年轻人发一声喊，涌上前来，按头的按头，拽手的拽手，把二人往一块儿拉扯。珍珍急了，叫了声：“这婚事是我爹允的。”就闭住嘴不说了。

贾六儿嚷得更凶了：“这总不能叫你爹代替你演节目吧？还得你们说！”

这时，大来子说了话：“这婚事是媒婆二眉眼说的，我们实在没什么过程可说。从说到办，还不到一个月哩。”

“不到一个月，倒是速战速决，是不是管相管看，不对了管换？有没有实行三包？是不是赶时新，偷吃上了？”本村的捣蛋鬼贾六儿刚起哄，头上就挨了村里做灌肠的高老头的一烟袋锅，疼得贾六儿直咧嘴，“喂，高老爷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家女儿嫁不出去，也不关我的事呀！再不行了，你白给我一个我也可以笑纳呀！”高老头的两个女儿，都还没有寻上婆家。贾六儿见高老头又舞起了烟袋锅，就溜开了。

这时，大来子憋声憋气地唱《东方红》。尽管五音不全，唱得很差劲，“呼儿咳呀”带着很重的鹿县口音，人们还是给了他一阵鼓励的掌声。

礼仪进行完毕后，身着红衣红袄、红鞋红袜的珍珍由张二婶